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魂宝

〔印尼〕H. Max Mulyadi Supangkat (潘仲元) ● 著

古华民 温北炎 杨启光 ● 译

杨启光 ● 校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

「印尼」H. Max Muhyadi Supangkat(潘仲元)著

古华民 温北炎 杨启光 译

杨启光 校

瑰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尼西亚瑰宝/[印尼] H. Max Mulyadi Supangkat (潘仲元) 著; 古华民, 温北炎, 杨启光译.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7. 11

书名原文: Cakrawala Indonesia

ISBN 978 - 7 - 81079 - 928 - 7

I. 印… II. ①潘…②古…③温…④杨… III. 印度尼西亚—概况 IV. K934.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9092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暨南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28 千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1—4500 册

定 价: 20.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H. Max Mulyadi Supangka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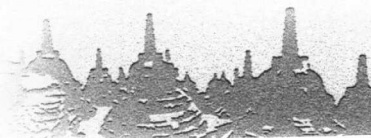
(潘仲元) 1933 年 1 月 19 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市。1951 年中学毕业后，于 1952 年至 1955 年在中国香港工学院纺织专业深造，同时积极参与国内外有关印度尼西亚历史的研究。1956 年至 1960 年在企业任职，担任穆里亚·克宁丁企业有限公司 (PT. Mulia Knitting



Factory Ltd.) 的襄理，1960 年至 1965 年任经理，1965 年至 1968 年任总经理并延续至今。他在 72 岁高龄之际依然精力旺盛地领导着企业并使之飞速发展。

1951 年，他在西瓜哇牙律 (Garut) 一所中文学校当老师，从此开始了关注教育的生涯。他是查哈雅·萨克迪教育基金会 (Yayasan Pendidikan Cahaya Sakti) 的创始人之一和总主席，也是潘基 (氏)·塞查特拉 (社会福利) 基金会 (Yayasan Panji Sejahtera) 的创建人之一。在国内，他还曾担任以下机构的顾问：

- (1) 印度尼西亚—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合作协会；
- (2) 印度尼西亚华裔总会；





(3) 印度尼西亚—中国企业联合会；

(4) 印度尼西亚华裔伊斯兰协会；

(5) 印度尼西亚中华总商会。

在国外，曾先后担任的职务有：

(1) 中国湖南屈原大学基金会董事；

(2) 中国南京郑和研究学会特约研究员；

(3) 中国云南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

(4) 中国江苏省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

(5) 中国北京大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文化研究所

顾问；

(6) 中国昆明炎黄学院顾问；

(7) 中国云南东方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顾问。



改革和迈向新印尼的时代，体现了为振兴印尼民族和变革各个领域的统一意志。在这个时代来临之前，印尼社会停滞不前。一切诉求和思想总被阻遏和限制，以致不论科学知识、社会文化还是其他领域都难于有所建树、有所发展，历史知识领域更是如此。在那个时期里，印尼民族的历史沦为当政者和政治牟利的工具，所传达给社会的只是偏袒某一方或主观臆造的“历史”。于是，导致了历史知识领域的衰败。

实际上，历史知识对于社会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知识能丰厚地积淀民族的灵魂。印尼民族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印尼民族的由来，第二阶段为各个王国的建立，第三阶段为殖民者的到来，第四阶段为独立的时期。

本书分析和阐释了印尼的历史。作者通过参阅和运用荷兰历史学家克罗姆（Krom N. J.）的 *De Hindor-Javaanshe Tiid*、美国 Vlekke B. Hubertus Maria 的 *Nusantara, A History of Indonesia* 和中国《汉书·地理志》（公元前 140 至前 87 年）等文献资料，着力研究了印尼民族的由来。作者在本书第四章中所引用的权威资料、笔记等均可以作出归结，即来自中国的华人族裔是印尼民族的祖先之一。因此，在印尼的华人族裔也是原住民（pribumi），他们具有同诸如（源自塔米尔和阿拉伯的）



亚齐族以及达雅克族、爪哇族、巽他族等其他部族一样的地位。本书以其通俗易懂的资料评析而显得比其他历史书籍更有价值。

雅加达 RESTU AGUNG 出版社



潘仲元先生是印尼华人社会的领袖之一。在中国，他也是为许多人所知晓的华人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是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人，著名的伊斯兰文化的学者（哈吉），谙熟印尼其他部族文化，又具有良好的华文教育背景，因此，他长年穿梭于印尼华人与印尼其他部族之间，游刃于印尼华人文化与印尼其他部族文化之间，而且还奔波于印尼与中国之间，为促进印尼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和谐、宗教的交流、教育的发展、文化的融合，为增进中国与印尼的友谊，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和才干。

潘仲元先生身为印尼华人，对于祖籍国总有一股割舍不去的海外游子情意，对于寓居地则总怀着一腔热爱祖国印度尼西亚的拳拳情感。因此，他能够在古稀之年，以坚韧的毅力、求索的精神撰写了这部《印度尼西亚瑰宝》。潘仲元先生在参阅古今中外有关论著的基础上，以一个印尼华人的立场、视野与情感，深入阐释了印度尼西亚建国五项原则（潘查希拉）的哲学基础与内涵，全面追述了印尼民族的渊源和印尼古代各个时期的王国历史，展现了印尼民族的多元性及其“殊途同归”的必然性，论证了印尼华人在印尼民族孳乳繁衍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具体勾勒了印尼社会的印度教化、佛教化和伊斯兰教化的先后进程与状况，生动描绘了印尼与中国的经济往来和文



文化交流，展现了印尼民族文化兼收并蓄的多姿多彩，肯定了印尼华人在印尼经济、教育、宗教等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总之，《印度尼西亚瑰宝》体现了一个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印尼华人之潘查希拉观、努山打拉观、印尼民族观、印尼文化观以及对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认同和热爱，表达了当今的印尼华人愿为“生于斯、长于斯”之印尼的历史转折和重新崛起担责任、尽义务的赤诚和决心。

这部著作不仅是我們学习印尼历史、了解印尼民族的教科书，而且也是窥探印尼华人观念、心态的多棱镜。鉴于此，在古华民先生的倡议下并征得潘仲元先生的同意，我们三人特将这部著作译成中文。其中，古华民翻译序言和第一至第三章，温北炎翻译第四章，杨启光翻译第五章及两篇跋文等。最后，由杨启光负责全书的校订。翻译过程中，我们在努力做到“信、达、雅”的同时，还坚持忠于原著的原则，以真实、客观地反映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一个知名的印尼华人的风貌，虽然作者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并不为我们所认同。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谬误难免，敬请赐教。

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常务副会长吕伟雄先生获悉本书翻译的信息，即将之纳入到协会的文化交流项目中，热情地协助本书的出版事宜并予以资助。特此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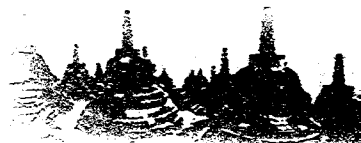
译者

2007年10月



研读与思索潘仲元所撰写的这部有关潘查希拉 (Pancasila) 哲学和印尼历史的著作，不禁使我陷入了沉思，热爱祖国的激情被再次唤起，同时变得更加热爱根植于诸多古代王国并繁荣于室利佛逝 (Sriwijaya)、马打蓝 (Mataram) 和满者伯夷 (Majapahit) 时代的努山打拉 (Nusantara) 祖邦。

通览这部著作需要明确的是，讨论潘查希拉应该是以朋加诺 [Bung Karno，译者按：这是印尼人民对其开国元勋苏加诺 (Sukarno) 总统的尊称] 1945 年创立的潘查希拉为本。因为正是朋加诺对潘查希拉各种有价值思想的发掘才衍生了潘查希拉的哲学生命。本著作从哲学方法论和哲学认识论角度对潘查希拉所做的剖析，有助于人们对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之潘查希拉意蕴的深入理解。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 1945 年 7 月 1 日朋加诺关于潘查希拉的演讲就可以发现，正是他敏锐的分析，才把潘查希拉具体化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团结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潘查希拉在形而上学、人类学、宇宙论、艺术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领域也为国内外学者全面系统地提供了处理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原则和指南。



在当前清理历史问题成为政府关注焦点的时刻，本著作丰富了国内外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参考论著，同时也还可为历史爱好者提供借鉴。

Dr. H. Ruslan Abdul Gani

(印度尼西亚前外交部长，印度尼西亚前驻联合国代表，万隆会议前秘书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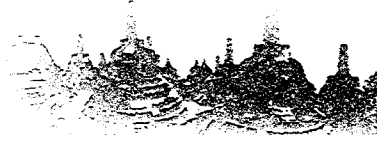


一个民族的诞生与沉沦

Indonesia

首先，由衷赞赏潘仲元作为一个企业家，能在百忙之中撰写出《印度尼西亚瑰宝》（*Cakrawala Indonesia*）这部关于印尼民族诞生历史的著作。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了丰富的文献资料，阅遍了古代中国历朝的史籍手稿，同时也不忘查阅曾经统治努山打拉（译者按：即印度尼西亚群岛，简称印尼群岛）三个半世纪的葡萄牙、英国、荷兰等民族的各种文献记录。他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纪年之初至伊斯兰教传入努山打拉。在这个基础上，他努力阐释了印尼民族的哲学——潘查希拉和努山打拉的群岛原则（*Wawasan Nusantara*）。

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使室利佛逝王国和满者伯夷王国宣称统治了努山打拉，但是，这些王国对疆域的统摄并不像汉族统治中国那样有效率，既不同于蒙古族统治中国的时期那样，也不能与古罗马民族统治欧洲达千年之久相提并论。这些民族是通过相关的民族或效忠者有效地控制其疆域的，这意味着疆域的控制是配备有完善的制度和组织的，即有规划及其实行者。然而，室利佛逝王国和满者伯夷王国的统治者并不具有这样的条件。究其原因，或许是由于印尼先天的自然环境太过优越，常年如夏，没有季节之分，纵使以树皮为生也可常年无忧，因而造成印尼的先祖们直到如今的后代们，总是生活在无计划之中。反之，生活在有季节之分的那些民族，则总是生活在计划



之中，凡事都必须未雨绸缪。由于自然环境的优越，印尼民族总是以得过且过或临时抱佛脚的方式生活着。

上述情况就可见于室利佛逝王国和满者伯夷王国统治努山打拉的时代。例如，满者伯夷对于马来由（Malayu）、占碑（Jambi）的远征，可能由于马来由人奉送了占碑的上等鲶鱼，再辅之以伯塔克（Petak）少女和景卡（Jingga）姑娘，而使得满者伯夷当政者乐不思蜀了。这有满者伯夷的占碑遗迹为证——该地有一个满者伯夷皇族后裔村——丹绒·拉登（Tanjung Raden）村，且老人们总把 ia（是）说成爪哇语的 enggih。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室利佛逝时期。由于没有系统规划，以致室利佛逝当政者没有能力驱走早期在邦加（Bangka）岛和勿里洞（Belitung）岛采集锡矿砂的中国人。

尽管如此，不论是室利佛逝王国还是满者伯夷王国，以及后来的伊斯兰王国，却都已衍生出孳乳印尼民族先祖的“努山打拉”思想。由于西方殖民者所带来的动乱和苦难以及政府的制度和组织，促进了印尼各部族的沟通和交往，循环往复，又促成了印尼各部族产生了同命运、共患难和摆脱殖民桎梏争取独立的愿望。由于受到 1905 年日本在符拉迪沃斯克（Vladivostok）战胜俄国的启示，1908 年印尼兴起了布迪·乌托摩（Budi Utomo）运动。从这一运动到建国之父苏加诺（Soekarno）、哈达（Hatta）、沙利尔（Sjahrir）、穆罕默德·胡斯尼·谭林（Muhammad Husni Thamrin）及其战友们确立的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印度尼西亚的理想，随着印尼民族的历史发展，绵延不断，持之以恒。这些战士们，为了“独立自主的印度尼西亚”之理想，无私奉献，前赴后继。彼时彼刻，“印度尼西亚”（Indonesia）一词新鲜诱人。至于“何时独立”，他们无从知晓；“独立后会如何？是否一定能当上部长

或总统?”他们无法预知。他们只是为了“我的印度尼西亚之梦”而奉献与牺牲。他们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成功，于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Republik Indonesia）诞生了。

1945年8月17日，印尼民族（Bangsa Indonesia）也宣告诞生了。通过独立战争，1949年拥有主权的印尼民族终于为世界所公认。彼时彼刻，印尼民族便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相对说来，印尼民族是非常年轻的一个民族。潘仲元已经讲述了印尼民族诞生的历程。他没有忘记在叙述这个历程时提及，早在古代，印度尼西亚就已经有了对外部世界的开放，即对中国、阿拉伯、印度民族的开放；随后是对西方民族的开放，从而加速了印尼民族诞生和发展的进程。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歧视的商人，按照潘仲元的说法，在印尼民族诞生和发展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印尼民族能够绵延下去吗？历史已经证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古罗马甚至古中华等民族，以及中世纪的那些民族，它们有的诞生后维持了一段或更长久的时间，然后便逐渐地在世界舞台上消失了。印尼民族从未占据或控制过世界舞台。她有没有这种机会呢？抑或印尼民族是否在尚未来得及登上世界舞台之前就会消失呢？目前印尼民族面临的三种情况，足以威胁印尼民族登上世界舞台：

(1) 发生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因为处于草根阶层的老百姓，他们所受的苦难已达到了顶点。如果不抓紧对他们——包括农民和在各个城市颠簸的贫民区生活的无业居民——加以保护和照顾，他们将会因失去耐心而成为导致发生社会革命的潜在力量。若是如此，这将意味着印尼民族的终结。

(2) 2011年，印尼所储存的石油将耗尽。这意味着印尼即



将成为石油输入国。如果到了那个时候，印尼没有能力进口石油，那么将威胁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一国家（NKRI）的继续生存。依据共谋理论，“如果我们在一起感到痛苦，那么我们最好能回到原点，或者说，分道扬镳”。

（3）2020年，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已全面付诸实行。如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从现在（2002年）起再不做好准备——实际上，自1993年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以来，九年的光阴已经过去——那么印尼便已开始踱入了衰落的未来。印尼将在自己的国土上被“经济殖民化”。若是如此，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一国家的前景堪忧！

潘仲元，包括我本人以及许多印度尼西亚的忠勇战士和爱国者，都不想成为印尼民族消亡的历史见证人。我们曾经和将要为这个民族所做的牺牲，比起民族奠基之父苏加诺和哈达及其战友们的那一代人来，是微不足道的。为此，让我们高呼“起来！印度尼西亚”。我们不能任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一国家解体；我们不能中断苏加诺、哈达及其战友们所从事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事业，也不希望由潘仲元继续写出《印度尼西亚瑰宝的沉沦》。让我们把那些可以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统一国家永恒长存的制度和组织传承给我们的后代们吧！

潘仲元的挚友 Drs. H. Marzuki Usman

（印度尼西亚前旅游部长）

写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57周年独立纪念日前夕

2002年8月13日于雅加达



要较好地了解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特性，首先需要理解作为这个民族和国家基础和精神的本质特征。众所周知，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居住着各具文化性征的不同民族、部族和种族。不过，印尼又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完整的领土、统一的政治和法律。因此，“殊途同归”（Bhinneka Tunggal lka）的思想，最完整地揭示了印尼民族和国家的本质特征，而国家哲学潘查希拉则是对这一本质特征的概括。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然而印尼的历史却已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与中国的交往史也同样久远。根据中国史书记载，在汉朝时期，具体地说，即公元131年，中国汉朝和印尼的叶调国（Yavadwipa 王国）之间就已经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到了公元7世纪，印尼出现一个伟大的王国，即室利佛逝王国，而中国也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王朝，即唐朝。这两个伟大王国之间，在佛教领域里开始了直接交流，其先行者就是唐高僧义净（I-Tsing）。从那时起，印尼和中国之间就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关系。从此，中国人也开始漂洋过海到努山打拉谋生定居。印尼历史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到公元14至15世纪达到了辉煌的顶峰，那就是满者伯夷王国的辉煌时期。与此同时，两国的关系也由于海军都督郑和率领船队多次出访努山打拉而达到最鼎盛的时期。

随后，由西方吹来的乌云压境。公元16、17世纪，西方



殖民者开始向东亚和东南亚扩张势力。印尼和中国逐步落入了他们的魔掌，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达若干世纪之久。庆幸的是，历经苦难和凌辱，经过了坚韧不拔和顽强不屈的民族斗争之后，历史上曾经是那么伟大的两个民族和国家终于再一次站了起来，重新成为完全独立的民族和国家，而且这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也得以恢复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作为亚洲—太平洋地区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印尼和中国拥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因此，更需要在一切实领域建立能相互支持和互相补充的友好关系。然而，这样的友好关系，必须建立在两个民族和国家更为深刻地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为此，在迎接全球化时代挑战的同时，对这两个民族和国家来说，首先是年轻的一代，有责任更深刻地去认识各自的本质特征，以期可以做到相互宽容、彼此尊重和互利合作。

潘仲元的这部题为《印度尼西亚瑰宝》的著作，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与印尼民族和国家本质相关的理论方面的诸多知识，如努山打拉的群岛原则、潘查希拉哲学、印尼民族历史的发展等。这一切，对那些有意全面了解印尼民族和国家命脉与精神的人们来说，肯定会获益匪浅。因此，把潘仲元这部学术著作作为教科书介绍给中国印尼语专业的大学生是适宜的。

中国大学生对潘仲元并不陌生。他们不仅知道他是一位随时准备为其祖国印度尼西亚的利益献身的爱国企业家，而且也深知为了维护和促进印尼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他总在孜孜不倦地钻研两国的文化。潘仲元作为充满激情和精细入微的观察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深知印尼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对两国进步和繁荣的重要性。查利尔·安哇尔（Chairil